

第十回 梅公子儀征投岳父 侯知縣罪加假東床

詞云：

人言非假，果逢其凶。主僕投親身避難，豈知監禁獄牢中。
前修有定，難脫羅籠。皇天不負忠良後，得會風雲上九重。

詩曰：

慈命投親到異鄉，豈知落魄更淒惶。
店家說出抽腸話，替主情甘獄底亡。

話說假公子上了刑具出來不提。單言梅公子在照壁牆下等候，等得不耐煩，走進儀門，抬頭一看，只見眾衙役把喜童鎖著，帶往西監門去了。公子到了監門首，衙役叫開監門收欽犯。梅公子不知是何緣故，心中一苦，眼中掉下淚來，又不敢上前。只見喜童把頭回轉來，向著公子丟了個眼色，心是叫他速速走的意思。他卻不知，還痴呆呆地站在那裏，望著眾人把喜童帶到監中。這喜童一入監門，就把砒霜取出來，于口中吞下。

那砒霜入腹，寸腸俱斷，站立不穩，一交跌倒在地，頓時七竅流血。牢中禁子一把挽扶，喜童氣絕身亡。禁子撒手一推，只得著牢頭出來稟知侯鸞道：「欽犯進牢，服毒死了。」侯鸞聽說，把禁子、獄卒每人各打了四十大板，又吩咐道：「此犯已故，不必言著他是欽犯，只說是本縣處死了不法的家人。」又吩咐了一番不提。

且言獄卒受豚，領論出來，只得上了店市，買了一副棺材，傳腳夫抬至監旁，將喜童拖出牢洞，裝入棺材。梅公子站在那旁。見腳夫把喜童裝入棺材，如同滾油煎心，自己徬徨，想道：「先前喜童在藥店門首，莫非買毒藥？」

正在思想之間，只見腳夫把棺材一直抬往北門去了。梅公子也不管高低，跟著棺材只是跑。出了城門，見那抬棺材的歇下，把地方土工傳了來，挖個坑兒，把棺材安葬，各人散去。梅公子走到墳前，雙膝跪下，拜倒在地，放聲大哭道：「賢弟呀！愚兄自幼與你同窗共讀，寸步不離，卻不知賢弟有這一片忠心。只望與你同患同難，異日成名，補報賢弟相攜之力，豈知今日遇著我那人面獸心的岳父，遭這等惡死。這是我梅良玉死之該當，賢弟不當受此慘變。我以店主之言，不過虛假謠詞，賢弟就有這等慧心，便先安排了替主之心腸呀！想我梅良玉日後沒有寸進便罷，若有些許榮耀，必替賢弟修墓追荐。我與賢弟雖是異姓，倘日後我有子孫，必須情願繼賢弟宗支。」梅公子在墳上磕了一個頭，哭一聲，卻是曠野地方主人哭僕，真是鐵石之人聞也斷腸。

於是，起來記認墳墓的蹤跡，見墳左首有一座土地廟，路旁又有一株雙丫的榆樹為記。看罷，拜辭，又哭了一會，心中亂如麻一般，又無伴侶，又不敢回店去拿行李，低著頭往大路向東而走。見前面已抵河邊，又痴呆呆望了一望，只見一座城樓。心中想道：「此樓定是東門。」走到跟前，只見一只劃船，飛棹來了。那船艙中坐著兩個老者，那船家就搖擺岸來，便問道：「朋友，你上揚州的就隨我的船，帶你去。」那船中兩個老者道：「我們是熟船，你只管上來。」梅公子此時猶如那失群的孤鳥，那有定見？正是上天沒路，入地沒門，年紀又小，又無親眷可投，心中又怕：「遇著店主，又起風波。也罷，且到揚州，再作道理。」只得說道：「駕我到揚州去！」船家道：「你既要去，快些上來！」梅公子上了船來，拱手道：「二位老客長請了。」那二位老者一齊躬身道：「小哥請進來坐。」梅公子方纔走入艙中坐下，船家問道：「你可吃飯的麼？我們是不攏岸的。恐夜晚了，要趕快的，你要吃飯，快些買米。」梅公子道：「我是不吃飯的。」于是，船家開了船只。

不一時，稍後送進飯來，道：「二位老客，請用飯。」二位把食盒揭開，拊出二尾魚來，便向梅公子道：「小哥，請過來用飯。」梅公子道：「老客長請，晚生不用飯。」那二位老者笑道：「小哥，我曉得，你只有船錢，沒有飯資。不妨，我二人多出半升米，就請了小哥。」梅公子道：「我們萍水相逢，多蒙雅愛，何以克當？」二位長者即取了一副碗筷，三人共桌。

用畢了飯，一路又談些閑話。船至三汊河，船家說道：「朋友，前面已是鈔關了，把船錢拿出來，好上岸。」梅公子說道：「今日不曾帶得來，改日把你罷！」船家說道：「你上船來，安安穩穩，連米也沒有拿出來，坐著動也不動。就是當差，也要把票兒我看。你若沒有錢，就是破布衣服，一分一片，照樣拿來！」梅公子哪裏受得過這等愁苦，把臉一紅，道：「今日偶然忘卻了帶錢來。」就把貼肉一件白衫子，脫將下來，遞與船家。那船家接過來一看：「這個細衫子，我們用它不著，若是布衣，還可算得錢。」那兩個老者道：「船家，你把那衣服拿了來，與這位相公，我二人替他出了船錢罷！」船家聽說，將衣服遞給長者，長者遞給梅公子，梅公子道：「一路而來，多蒙長者雅愛，又蒙出船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晚生感恩不淺。」老者笑道：「相公，你說哪裏話來！」于是，船抵碼頭，大家棄船登岸。梅公子又向二位長者一躬說道：「晚生不敢造府叩謝了。」二位長者說道：「豈敢！只是寒舍窄小，不敢屈相公同去。天色已晚，相公要進城，也要趕早些。」說罷，二老向東去了不提。

卻說梅公子一邊走，一面思想，喜童死得好苦，不覺心酸，在曠野所在，放聲大哭。又見日已西沉，不敢久戀，一直奔到城內。欲下飯店，又無行李盤費。東走西走，一徑來到壽庵寺前。那壽庵寺，乃是揚州第一個好廟宇。寺旁有一株樹，樹後數步，便是毛廁，梅公子到了此時，也無奈何，只得就在這寺門首地下坐著。時已更深，思想從前爹爹在日，何等榮耀。今日四海無家，母子分離，又有盧賊防拿甚急，我這性命，恐終難保。若被那賊拿住，還有多少刑法，我是一個怯弱書生，怎麼受得！不如趁此無人知道，不免尋個自盡吧！想到此地，不覺淚如雨下，即忙解下腰帶，掛在樹上，望北哭道：「母親呀，你孩兒死得好苦也。」又不敢高聲啼哭，悄悄吊在上面。正是：

投河只要三尺水，懸梁惟用一條繩。

不知梅公子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